

瑰宝流韵

红花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



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

瑰宝流韵

红花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



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

《瑰宝流韵》编委会

顾 问：姜灵春

主 任：余江平

副 主 任：杨胜杰 周 浩 刘贵南 李明先

王 平 朱永平 陈正勋

主 编：李明先

副 主 编：肖悦春

编 审：幸必达 夏仁斌 林茂前 陆昌友

序

余江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和财富。

红花岗区，原县级遵义市，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遵义，语出《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作为地名，始于唐贞观16年（公元642年），距今已有1373年。南宋淳熙3年（公元1176年）杨轸选取穆家川（今老城）为行政中心，亦已839年。

悠久的历史铸就了这块土地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在这块文化的沃土上，产生出大量绚烂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概括文化在社会进程的重要作用，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为了传承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我们组织编写了《瑰宝流韵——红花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文史专辑呈现广大读者。

专辑收集了红花岗区范围内的16个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1个国家级、4个省级、6个市级、5个区级。廖氏化风丹独特大胆的配伍和制作技艺，被后世中医称之为中药相杀、相畏用药的典例，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瑰宝中屈指可数的一员；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的董酒，是董香型白酒的代表，中国白酒中的一朵奇葩，工艺和配方三次被确定为国家保密技术；通草堆画，由一味平淡无奇



的中药材，经艺术家匠心独运、妙手巧作，即化腐朽为神奇，贵为艺术珍品；遵义鸡蛋糕、羊肉粉、豆花面这些百姓享受舌尖的名优小吃，让不少外地游客赞不绝口；海龙薅秧歌、黔北花灯、文琴坐唱、迎春龙灯等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表演，构成了一幅幅形象生动地反映地方生产生活的原生态民风民俗画卷。

“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锻造了红花岗区的文化风骨和品位，展示了红花岗人的勤劳智慧和文化创造力。既是红花岗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极其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专辑围绕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以文史的笔法，通过对其历史风貌、文化内涵、传承发展、独特魅力及趣闻轶事等内容的描述，旨在增强可读性，引人入胜。我们期许此专辑成为广大读者走进红花岗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时空的一条隧道，从而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让这些彰显前人聪明才智的制作技艺得以保护和传承，让这些凸现地域文化风情的原生态表演艺术扩大受众和认知，并最终凝聚成红花岗“筑梦中华、同步小康”的强大精神力量。

2015年1月8日

目 录

1 序 / 余江平

国家级

1 廖氏化风丹史话 / 罗跃全 蔡国建

省 级

24 国密董酒 酒中奇葩 / 陈守刚

48 走进遵义通草堆画 / 胡长斌

64 话说遵义文琴戏 / 周正义 谢启明

78 海龙薅秧歌 / 林茂前 郑兴会

市 级

94 遵义羊肉粉 / 文博豪

98 遵义豆花面 / 文博豪

101 遵义鸡蛋糕 / 文博豪

107 红军菩萨的传说 / 史晓波

113 黔北摘菜调 / 李永林

117 黔北花灯 / 林茂前

区 级

132 金鼎山苗族芦笙 / 郑鹏江 王秦莉

137 遵义板凳龙舞 / 史晓波

140 巷口牛灯舞 / 史晓波

142 深溪龙灯闹新春 / 张蒙柳

148 忠庄钱杆舞 / 张志军

151 后 记 / 陆昌友



廖氏化风丹史话

黔北无闲草，夜郎多灵药。300 多年前，遵义城北 40 公里处的板桥廖家，用娄山本地中药材，结合祖传秘方，研制成一种丹药，取名化风丹。

廖氏化风丹问世后，因其奇特疗效被民间传为“神药”，民国年间更是声誉大振，美名四扬。红军长征在遵期间，购买了大量化风丹分发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寇作战，国民政府划拨十万银元购化风丹送往前线。当时，化风丹不仅行销全国，在东南亚各国，也名气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行文，将廖氏化风丹列为“中国四大古方名药”之一，使之进入中国传统中药宝库。



2008年6月，国务院文件（国发〔2008〕19号）将“廖氏化风丹制作技艺”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廖氏族人举家入黔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满清，引清兵入关，占领北京。清兵入关后一路南下，并颁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头令”，强令汉人剃发蓄辫。

为避战乱和不受剃发之辱，原籍江西省吉安府新余县大都二屯的廖耀寅、耀寿、耀禄兄弟三人率族人举家南迁，往西南相对闭塞的地方寻找安身之地。

一日行至一地，见千峰环立，峻岭连绵，悬崖绝壁，如刀削斧砍，峡谷深幽，林深藤绕。山峰环绕之下田坝宽广，道路阡陌，绿水中流。坝上一集镇炊烟袅袅，人来人往。廖氏兄弟顿觉此乃生根发达之地，长兄廖耀寅决定就此安顿，廖氏族人便在此地定居下来。此地乃遵义县板桥。《廖氏家谱》记载：“明末，耀寅公举家迁来，卜居贵州省遵义县板桥镇中街。”廖耀寅成为了板桥廖氏的始祖。



远眺板桥蚌壳山

板桥，史称板桥塘。地处川黔交通要道，是川盐运黔的重要站口。清乾隆元年，川黔边境设“永、仁、綦、涪”四大口岸，进入贵州的綦岸食盐船运至松坎后，由马帮、脚夫背角运至遵义、绥阳、湄潭、金沙等地。云南运往四川的药材、大烟马队也必经此地。板桥道上、街上每日人潮马喧，川流不息，逐渐形成一个商贸活跃、热闹非凡的集镇。

板桥位于遵义市北部，紧偎娄山山脉主峰，蓉溪河、小河纵横交汇于此。平均海拔900米，最高海拔1780米，年平均气温15℃，年降雨量1100毫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气候温和。正是这些因素，山中物产丰富，植被繁茂，生长着水杉、红豆杉、银杏等珍奇树种，有紫苑、血藤、半夏、天麻等名贵中药材100多种。板桥街市四周青山环绕，东面的青山犹如张开的蚌壳，形成一道背景屏障，与清澈的河水相映，使古镇显得更加秀丽。本地有一首民谣：“桥是弯弓河是箭，卧马踏蹄云峰山。田坝中间慈悲阁，文武庙前出仙丹。”生动地描绘出了这里的地形特点和化风丹的名气。

化风丹的研制命名

古有“儒家即医家，医家即儒家”、“儒林杏林亦相通”之说。廖耀寅自小熟读《四书》、《五经》。稍大，开始研习《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外科十三方》等医药典籍，学习济世救人之道，加之祖传的医术，对中医中药已有较深造诣。来到板桥，见这里深山幽壑，终日烟岚氤氲，断定必有好药材，于是展杏林之技，行医制药济世。

廖耀寅发现，娄山中采集的药材药性极好，便开设药堂出售，同时摸脉看病。药堂取名“元和堂”，含康健和顺之意。



化风丹老招牌



渐渐名声传开，远近慕名而至者越来越多。于是，廖耀寅一边行医售药，一边根据先祖廖品武留下的祖传秘方，潜心研习，终于研制出一种丹药。对四时盛行的瘴气、偏瘫、中风、癫痫，小儿高热惊风等症有特效。

廖耀寅创制出丹药原型后，在使用中不断改进制作工艺，完善其组方配伍。传至二、三代时，即声名远播，特别在四川、云南、西藏、广西、广东等地广为流传，被民间称为“必备神药”。

清康熙三年（1664年），第三代廖元楫，根据相辅、相成、相杀、相畏的中医用药理论，不断总结改进化风丹的配伍，通过特殊发酵工艺处理，提高了药性，降低了毒性。其中药母的发酵工艺被后世中医称之为中药相杀、相畏用药的典例。为使组方配伍更加精到，还添加了具有安神镇痉的朱砂和通络开窍的麝香，疗效大增，药到病除。得医籍驱风化风之启迪，廖元楫将形如蚕豆大小的药丸定名“化风丸”。

清康熙49年（1710年），廖元楫子廖炯秉承父业，并不断探索改进，将蚕豆大小的“化风丸”改为豌豆大小，废散包为盒装，附版印说明书，更名为“化风丹”，并正式使用“廖元和堂化风丹”名号。

“二仙送瓢”的传说

由于廖元和堂化风丹疗效神奇，关于它的制作，民间就有了“二仙送瓢”的传说。

相传有一天，板桥街上走来一老一少两位游方道人。老者年过古稀，绾结飘髯，颜面憔悴，举步维艰。少者弱冠之年，瘸腿裹布，恶臭四溢。二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不知从何而来。行至廖家医馆门前，老道颓然倒下。廖氏先人见状，叫伙计赶快将其抬到医馆后堂，打来温水净身更衣。倒出几粒褐黄色化风丹温水喂老者服之，老者渐渐睁开眼睛，环顾四周而无语。廖氏先人又叫伙计解开少年瘸腿，见乃是受伤溃烂，于是用盐水清创去溃，用家传另一良药紫金锭研末敷之，还调汤熬药，对其精心照料。如此旬日，两道人日渐好转，老道长面色红润，小道士伤腿愈合，行走自如。

一日两道人向廖氏先人告辞，临行时，老道言“谢堂主多日照顾之恩，贫道无银两相酬，但有一物相赠。”随即拿出随身布囊中一把岩瓢赠与，嘱咐说：“用此滚药，可见神奇。”然后，飘然而去。

廖氏先人细观其瓢，见瓢外小有凹凸，瓢内光洁平滑，且鲜红染指，香气袅然，不知为何种树木制成，虽将信将疑，但还是改了往日用簸箕筛药的习惯，改用岩瓢滚药，只见滚出的药丸颗粒均匀，鲜红

光亮。药效果然倍增。为了多做一点药丸，廖家仿制了五把一模一样的岩瓢，用之滚药，滚出的药丸效果与老道所赠岩瓢滚制的大不一样。廖氏先人细查瓢内染指之红，乃安神镇痉之朱砂，袅然之香气却来自通经活络之麝香，



板桥廖氏老宅“仙人送瓢”壁画



若有所悟，于是叹曰：此乃神仙指点也！便视之如宝，仔细珍藏。

为记这一奇妙传说，廖氏族人曾特制了一把岩瓢置于售药的柜台上。此瓢约60公分口径，柏香木制成，外用土漆漆之，内为朱红之色，十分夺目。人们到药堂购药，见到此瓢，便会联想到“二仙赠瓢”的传说。

化风丹的传承印迹

化风丹传至第四代廖炯、廖煜时，销量剧增，获利丰厚，廖氏家资富甲一方。为扩大生产，廖家在蚌壳山前建四合院一座。东门五列四间，西面正房六列五间，南北厢房各两间，窗户全为楠木花窗，正房两边，各一圆形花窗，花型优美，做工精致。东北角设有两面出檐的院门，门上照壁中间为仙人送瓢，两边为仙童送草，两侧为怪兽护院的壁画。屋脊上塑有药神和药鼎、花瓶仙草的泥塑宝顶。既为居家，又是制药之场所。这便是板桥有名的廖家院子。

化风丹传至第五代时，廖氏家业越来越大，各家便自立了堂号生产经营化风丹。长房德型、美型兄弟情深，仍合力经营元和堂。德型掌管药业，美型主理家政。二人仁义敦厚、重义轻利，无论主药业、主家政，钱货涓滴归公，不谋一己之利，为一方所景仰；次房的仁型开设了“元和亨”，后更名为兄弟大药房；义型开设了“元和贞”，后改成“仁和堂”、“乾元堂”、“老元和”三家；芳型开设了“元和利”。



板桥廖氏老宅正房

廖氏族人遵循世代生产化风丹，不得转营它业的祖训，全心于化风丹配方的完善和工艺的提高。至清光绪年间，历经六代二百多年

的摸索，上万例的治疗经验，化风丹第六代传人廖铭诏，终于将化风丹的配方和工艺总结固定下来。

1921年，廖铭诏举家迁至遵义城古式街曹家院，经营的药堂名号为“老元和”。廖铭诏改良了传统的制药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改木盒包装为纸盒包装，盒外贴有石印说明，印有堂主半身肖像，创立商标“炉火”。此后，其它各药堂也开始使用商标。元和堂为“二仙”，仁和堂为“岩瓢”，乾元堂为“葫芦”，元和利为“磁钵”，兄弟大药房为“金鼎”，天德药房为“仙人采药”。其中，元和堂“二仙”、仁和堂“岩瓢”商标还在民国政府内政部申请获得注册。上述商标一直沿用到1956年，后来统一使用了“板桥”商标。



板桥廖氏老宅“仙童送草”壁画

化风丹与红军长征结缘

红军长征时期在遵义娄山关两次战役，均获全胜。板桥因此被记录在这一段红色史话中。廖氏化风丹也因此与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随后准备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经板桥攻下娄山关。黔军向北逃窜，沿途丢弃武器、烟枪和大量军用物资。红军发现，在散乱的物资中有一种药丸，经询问知道是黔军必备的药物。当时红军正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患病者不少，服用此药后大多数奇迹般好了起来。经向当地百姓打听，始知就是名驰遐迩的板桥化风丹。

由于敌人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与之周旋。2月18日由二郎滩二渡赤水，向桐梓、娄山、遵义方向前进。26日再次展开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为阻击由遵义驰援之敌，截断敌人的退路，红十团从娄山



关东侧，由小箐、牛王屯迂回板桥与敌人展开战斗，中午娄山关被攻下。

据廖树才老人回忆：当年红军一侦察连先期来到板桥，有伤病者购化风丹

吃后很快就好了。红军购药都付现洋，说话和气。红军各部向遵义进发，有的在板桥作短暂休整。军团首长指示负责军需的干部采购化风丹，还指示特别要给卫生队配备。军需官来到廖元和堂门前，将刚缴获的几挑银元摆在门口作购药使用，过往红军一人一打化风丹，自行保管。当时化风丹 12 小盒为一打，售大洋 2 元。据当时经手的人说：廖元和堂人手全上，都忙不过来，所存化风丹不到半天销售一空。随即堂主请来街坊四邻连夜赶制包装，这是廖氏化风丹问世以来空前的盛况。

在给卫生队配备化风丹时，已无银元，军需官对元和堂第七代廖永康媳妇陈月仙讲：需向药堂赊药一百打，开具欠条，写明“欠廖元和堂大洋二百元整”，请廖氏堂主收藏好，待革命胜利之日一定加息付给，并赠送药堂水壶一把。廖氏堂主一个多月前见到红军经过板桥，为穷人说话，秋毫无犯，待药堂公平，毫无霸气，实在是仁义之师，便慨然答应。其实陈月仙心中只是想帮助好人一把，根本就没有想到再向他们收大洋的事。至于“革命成功之日”是她完全不懂得的。到解放时此事已被淡忘，欠条也不知去向。

在那艰苦卓绝的征途上，红军将士用所带的化风丹，解决了医治疾病中的不少问题。这是廖氏族人为红军长征贡献的一点绵薄之力。

化风丹远征记

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派遣的出国作战部队。1942年到1944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中、印、缅战场的对日作战，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提高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战争能量，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大长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远征军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为歼灭缅甸日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远征军士兵多来自干燥少雨的中国北方，而缅甸、印度、泰国等南亚地区却是潮湿性热带气候，“瘴气”笼罩。远征军将士进入南亚很不适应，极易犯病，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

时任中央陆军军医大学总务长杨裕清正参与筹备远征军后勤军需工作。杨裕清系板桥人，青少年时代就知晓板桥化风丹有除四时瘟疫、追风除湿热之奇效，并亲身体验过多次。于是，他具文上报政府，提出为远征军配备化风丹，作为随军必备药品，得到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批准，划拨了十万银元购置化风丹。

远征军派专人赴板桥，廖氏族人深知此举对于抗日救亡有着直接作用，日以继夜精心制作，及时交付送到了前线。第二年远征军又派人前去购买。

远征军一支部队开进缅甸密支那一带丛林中与日寇作战，丛林气候炎热，空气潮湿，蚊虫肆虐，将士们风餐露宿于密林之中，常现肚泻、气胀、晕眩、昏厥等现象，每有此况，服用数粒化风丹，症状很快得到好转；受蚊虫叮咬引起红肿或无名肿毒，用几粒化风丹研细兑水敷擦后，肿痛即消。不少受伤战士，由于伤后感染，高烧不止，治疗过程中辅以化风丹，伤势则很快好转。在缅期间，远征军还用化风丹治愈过许多缅甸儿童和民众疾病，化风丹的名声也在那一方不胫而走。

板桥耄耋老人杨朝铭讲述过当年他在桐梓中学的一位同学夏蔚金参加远征军及与化风丹的故事。夏刚参加远征军时，美国人把他们新兵集合起来，进行从头到脚的卫生处理，要求所带行李杂物一律交出焚烧，以防寄生虫传播。夏参军时特地随身带了六盒化风丹作应急之用，让交出烧掉他感到十分可惜，于是大胆向美军教官陈述此药之奇效，请求例外保留。正好中国领队长官知道此药之名声，便出面说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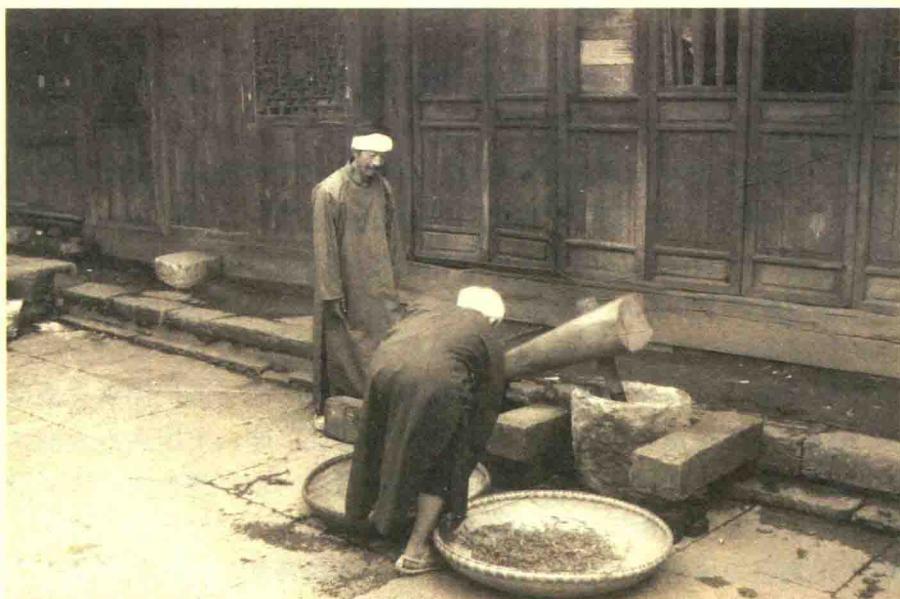


特许将六盒化风丹留了下来。

随后，夏蔚金参加了多次对日军的战斗。他有几名战友水土不服，是他用化风丹消除了他们的不适症状，使其好转。一天，烈日如火，密林中热气如蒸，带着浓烈腐臭气味的空气四下飘逸，夏蔚金感到阵阵恶心，继而晕倒在地。战士们赶快抢救，不见醒来，与他同一个班的战士突然想到夏曾经给自己服用过的化风丹，赶快从他挎包中取出，给他灌下，一会儿就醒了过来。后来夏见到老同学杨朝铭总是感慨道：那次远征，几乎命丧他乡，是那几盒化风丹，他才能再次与同学重聚。

良药无腿走四方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战火燃遍祖国大地。日寇的铁蹄不断南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机关、文化教育科研部门、各院校及军事单位纷纷内迁云、贵、川三省。在黔北，浙江大学、陆军学校等迁至遵义、湄潭，大夏大学迁至赤水，中国海校、四十一兵工厂等迁到桐梓，一时间遵义成了川黔交通枢纽，车辆日夜不息，人员陡增。位于川黔线上的遵义板桥廖家附近常常停着路过的车辆，它们不是停靠歇息，而是主人要购买化风丹带走。其中有南京



碾 药

政府的官员，有重庆陪都的新贵，元和堂、仁和堂、元和利等药房门前京沪冀鲁、江浙两广、豫赣湘鄂八方口音相杂，西装革履、长衫布鞋、帆布工装等人熙来攘往，化风丹随这川流不息、南来北往的人流流向各个地方。整个抗战期间，板桥、遵义各廖氏药堂门庭若市，生意红火，应接不暇。板桥耆宿杨一帆回忆说：“那个时期，各个堂号都要请专人收款，发货，白花花银元堆满柜台，家家忙得不亦乐乎。各药房因供不应求，改原来的家庭人员自己制作作为请工人成批生产，虽然产量大有提高，但也常有‘货已售罄，明日请早’的牌子挂出。”

在那些购买的人中，有一群人是把它当作生意来做的，那就是汽车司机。他们在路经廖氏药堂时，经常会买一些化风丹带到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及缅甸的仰光等地，很快就能卖出去，从中获得不菲的利润。娄山脚下的这个小镇也因它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说《职业》中用了大量的文字来描述昆明街巷叫卖化风丹的情景：“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街上的居民铺户、大人小孩、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小教堂的牧师，和这些叫卖的人自己，都听得很熟了。‘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我从此人的吆喝中知道了一个一般地理书上所不载的地名：板桥，而且永远也忘不了，因为我每天要听好几次。板



过去为药丸上衣的工序